詩纘緒

二

後見後章辭益婉而意益深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衛自凱風以來積而至於靜女風斯淫矣而又益之以新臺甚之以牆茨偕老於是在位之世族效之而桑

也以桑中聲淫亡國猶有音調而被之樂則諸國變風之詩可知矣諸國變風雖非雅樂然詩之作或按調而為詩或詩成而諧其音或當時作以歌或他日取以為樂而必有音調可知也春秋國君大夫賦詩歌詩累累相望亦必各隨其詩之音節歌之必不泛泛而歌也如今之詞曲可歌可絃者亦各按其腔調而絃之歌之但其聲音各為變音不可以入韶武耳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鵲之彊彊

用皆有宏遠之規模
若據左傳則此詩當作於元季閒追述其初遷時事
望景觀卜末遷時事允臧旣遷後事升高降觀致其
詳景卜致其謹允臧則獲其善矣語有詳畧前揆作
室也此景相地也其事不同
末章言文公遷後終有治國致富之效首言勤農舉
所重也中言秉心推其本也末言騋牝極其效也騋
色之牝已至三千他色而牡者不可數計一語見富

惡而且有以進其德又首以蝃蝀為比末以懐昏姻為言不直指其惡無絶人之心首言女子之正義末乃推其受病之原而示以進德之方皆忠厚之意也文公能以正導民而一轉移之功至於如此人君亦何若而不樂善乎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詩人見大夫乘車馬由郊而都由都而城以見賢者
其辭意已具首章其後旟字旌字皆因都城字以叶
韻五六亦因四而增之以見其盛非真有五馬六馬
也組字祝字與下予字畀字皆然非別有意義不過
因郊都城易字易韻以見再三之意詩有此體也或
者以大夫車無旟為疑而又强釋五與六者皆以辭
害意者也何以二字最見詩人深喜之意蓋賢者必

惟歎美其重較猶前言充耳會弁不言德而德可知
也猗字與首章猗字不同首猗於何反此為歎辭則
音於宜反與商頌猗與之猗同若音於綺反則猗為
跛倚在重較而或倚則不足觀矣故只當作歎詞
風雅皆有武公詩凡三篇首賓之初筵次淇奧最後
抑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
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見隱者所居之室在澗見隱者所居之地寬見身心德量寐寤言見起居語默永矢見其節弗諼見其志此四言備隱者之美後世之善言隱無以加此矣獨非孤獨之獨言其幽居閒處非常人俗輩所能即故謂之獨言謂言語凡文辭皆是歌謂歌詠凡聲詩皆是宿非特覺臥凡坐止偃息皆是軸有卷而懷之之意弗諼以心言弗過以身言皆在己者弗告則弗

以告人矣古之隱者皆在野在野者無必隱之心常待見知則出仕而行道不見知則甘遯而無悶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未嘗有固必之意也世道既衰人心不古隱非真隱而仕非所仕於是賢人君子始有憤世長往不返之心然視聖人之中道則有間矣考槃之賢其隱固可美而永矢之辭不能不失於太過此其所以為衛風之變周道之衰乎其後晨門荷蕢之徒果於忘世反以聖人為譏而

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首章即述族類之貴者見正嫡之重也次章乃詳言其容貌之美三章追述其初嫁時車馬之盛皆不見莊公不見荅之意至無使君勞之語然後歎今不然之意可見於言後又以此觀前後章之辭然後重歎莊公之意皆可見於言外此詩人所以為善於嗟歎也傳於首章言所宜親厚而歎莊公之昏惑於次章言猶前章之意末章又猶首章之意皆因第三章歎今

謂嚴切矣然於婦人之失則詳於男子之惡則未之及亦何可以不論乎今觀首章之意淫奔之謀出於男子始託事以入其謀繼誘之送而戒其愆又偽怒以堅其約及其再見則又假卜吉而遷其賄矣既貪其色又利其財其狡險有甚於婦人也謂之蚩蚩之氓者怨而鄙之之辭如此耳

桑沃比家富而容麗既以賄遷則男家富矣故已容色潤澤而光麗方言家富容麗而忽發嗟歎之辭託

之施於我者又移而施之人也故於此明言切責其貳行既曰罔極又曰二三言不特貳於己而已也以此而觀男子之惡豈可勝道哉衛風至此豈專婦人之罪男子不能正身齊家專欲以淫惑而卒也淫婦亦得以誚責之豈不甚可羞乎故其流而為靜女為桑中雖曰由上之化而亦在下之為家主者自有以致之豈不深可戒哉

婦人既去而追述其為婦之勞見棄而遭夫之怒既

不講致然歟而大學可知矣蓋小學成而後大學施
學校廢而後風俗壞今衛俗如此童子又如此豈不
重可慨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
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傳言孫與祖同體者同昭穆也此詩止言宋不遠耳若
義不可而不得往之意則猶在言後作者不必盡言
而讀者自可默會又詩之一體唐人歇後之作蓋本

於此望之而即可見猶有遠者行之而即可至則愈近矣語有淺深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衛女愚謂當增雄雉伯兮為八人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不必所啚然以下篇安於貧賤觀之則此所謂君子似不必爲大夫又况士庶人之家人能是尤足以見王國之風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此君子即前篇之君子又二篇詞氣相似故傳疑亦前篇婦人所作陽陽志之得樂則心之樂其樂只且詠歎之也古者十三學樂誦詩成童舞象二十舞大

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戍申者作此詩其意唯怨戍申而并言戍甫戍許者蓋甫許皆申同姓作者借用叶韻以述其再三思歸之詞非實戍甫戍許也蓋甫侯今不知其何名又不知其國何在崧高本美申伯甫無與焉而亦及甫并稱其來已久周人習聞而嘗誦之故戍申者本非戍甫戍許而亦因及甫許焉申為平王之母家許雖與同姓而異國又非實母家平王何爲遣兵而亦戍之

嘆乾脩濕與此之仳離嘅泣其例當與黍離同上一句皆不易下句之乾脩濕嘆歗泣由淺而深取興之意爲多故止言興歟

仳離由相棄背故嘅嘆至於啜泣者怨也然相棄背由其人之艱難不淑而已適遇艱難不淑者其人之不幸而遇其人者已之不幸也故怨而無過甚之詞夫艱難不淑皆將不免於死亡然離嗟何及其窮已甚而有無可柰何安之若命之意尤足見其厚之至

潄是眞可嘆也矣

范氏又謂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愚謂斯言亦讀詩之法也蓋聖人刪詩敎人垂之萬世所以存三百於三千者其擇之也精矣故一代之政有以一國而見一國之風有以一詩而知一詩之所關係有甚重者讀者固不可以平易而艱險求之亦不可以簡短而忽慢視之要當以夫子春秋謹嚴之法求夫子刪定詩書之意凡讀詩必先字

求其義句求其解章求其法合各章以玩一篇之意會諸詩以觀一國之風既得於心然後吟哦上下揄揚反覆以玩其味焉則所以嗟嘆咏歌之妙真有非言之所能喻者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夫之私邑有欲淫奔者畏大夫之刑政而不敢大夫可謂賢矣惟私邑之人獨然則王國之民其敢者多矣王朝非無大夫而有政刑者惟此私邑之大夫則王朝之無臣可知雖或有之而不得以行其政刑可知矣夫王非無賢大夫也王國之民亦非無羞惡之心也而善邑治者不得施於國善國治者僅得施

於邑則國人之不幸有不如一邑之幸矣此誰之咎
哉使王果能盡得賢大夫而用於王朝則轉移之機
雖由邑而國由國而天下可也豈患二南之遠哉然
二南之化雖遠而大夫猶有賢者豈非成王周公治
洛之澤猶有存乎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
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
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王國之風至是蕩然矣婦人固不知恥男子尤不知恥至以珍寶與淫賤則尤甚者也夫君者國之主夫者家之主婦人之淫固本於上之無政尤本於家之無法故夫不正則婦不正家未有不正國未有不亡者也故此詩足為婦女戒尤足為男子戒其所以正其本者至深切矣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此鄭風變淫之始也鄭首緇衣俗非不美至是始變
為淫而女子猶知所畏而不敢夫女子居家未有不
畏其父母若兄者也然猶有狎恩恃愛而軼出防閑
之外者況於外人豈復有所顧忌哉今女子之動於
欲者於家之內外皆知所畏而不敢則本性之善蓋
惡之心未嘗亡也且謂人之多言則鄭國之譏淫惡
惡者尚有其人國人亦畏而不敢者宜不少矣豈獨
將仲子之女子哉使當時之有國有家者縱不能制

其未然而於此將然者能閑之以嚴臨之以莊導之以善而帥之以正使婦人女子皆知所以自克則猶可及止也而鄭不能然可勝惜哉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知此篇為段作者以下篇而知之又段不義而得衆故也傳又疑為民間男女相悅之詞者伯叔自稱閭

巷居畀居人輩賤飲酒意褻也又民間亦有田獵之
事而此詩又在將仲子之後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
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
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
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
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詞而為大雅小雅也以是而推之則風雅詩篇題之同者亦必按其腔調為之耳大叔恐二叔于田所咏之人不辨故特以大而別之歟不然則又或者以文辭曲譜之長短為篇異故加大以別之歟不然均稱為叔于田何不可而必欲如是耶

田獵以車馬為用射御為能故鄭人之愛大叔者惟以此稱譽之于田首舉其所事在藪特言其所在藪獵最便馳射而火田為尤盛故于田在藪對舉言之

首章不言射而先稱其禮裼暴虎此大叔之所能衆
人之所喜者既誇之復戒之皆小人愛人之情也
二章末四句射御互言文法也補傳云磬謂使人曲
折如磬控謂控制不逆拔括也矢銜弦處覆例也𢐀
與簫同弓弰也愚謂騁馬則折身如磬故曰磬
末章首三句專言射尤以射為精故以此見獵將畢
以結此篇忌字抑字有嘆咏意故見其從容整暇於
始終焉極稱射御而亦曰喜其無傷之詞者見此篇

所言皆小人之愛耳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久外無聊相與游戲固有將潰之勢矣然使主將加之嚴威猶或可止而中軍之游戲亦復如此則其潰也必矣詩有刺有諷而爲將爲君者不顧此所以危也

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詩人述夫婦警戒之詞而婦人之詞為多蓋夫能警戒常事不足為美惟婦人能之所以可稱詩人欲表而出之故首述女曰次述士曰然後轉詳婦詞以見婦先夫戒夫戒過之而女之戒又過之然後婦之賢益著故此篇述婦之詞始終詳備而首三句尤極曲折所以提一篇之要者此詩人措意行文之工者也

詠也當此之時鄭俗已淫而未嘗無賢婦人蓋風俗
美惡從其多者耳然君子不沒人之善於此亦可見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
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泛然之稱乘車佩玉蓋貴者有泛然之女子與
之同車同行翺翔而佩玉又歎彼孟姜美且閑雅而
賢蓋既與此同復歎彼美同情而相稱美如此也婦

借彼以明此只是平說婦人以正為主戲謔非正也以不正之詞相加而所答之詞亦不正矣非惑焉有是哉所以深戒之也後狡童倣此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不能食息非眞不能故傳曰未至

同樂焉聊者自畀之詞詞雖自畀而實過於人也遠
非有得於身心者能之乎故正心脩身齊家之道人
皆知驗之於治平之時而不知行乎衰亂之世其效
尤可驗也人亦何苦不自立而失其所可樂者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
逅相遇與子偕臧
有美一人男子婦人可通稱故傳止言男女相遇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此與前篇皆賦而興即賦其事以起興也賦無興者也說見漢廣

此與前篇作者或士或女皆未詳但此篇首尾述士

此之時雞猶未鳴乃聞其似者以爲真則其心存警
畏之意愈益顯著矣此其發揚之妙與鄭女曰雞鳴
直述其辭者自不同矣
此章三告以上章推之蓋亦言之於夜未旦蟲未飛
之前也古者后夫人雞鳴去君所羣臣之朝辨色以
入若當將旦蟲飛之時始告則亦晚矣何足言警畏
乎曰甘曰庶辭氣和柔尤得告君之體前章上二句
賢妃之辭下二句詩人發明之辭此全述賢妃之辭

賓主之禮三揖而後升堂親迎三揖亦用此禮故著
詩述男不親迎惟俟婦至而揖入亦以此三章所言
不斥言婿而必稱所見之充耳女而未婦辭當如是
也親迎昏禮之所重蓋男先於女天地之大義也故
冕而親迎君猶行之況衆人乎今齊國之人廢棄此
禮爲男子者習以爲常曾不如婦人之猶知此禮也
夫夫者家之主也親迎者昏之始也當始昏而不謹
禮其何以正其家猶幸有知禮之婦則家其庶幾乎

悉言而意已切至此所謂婉曲之妙譏刺之工者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詩全比一篇而以三事為比
此詩人見齊人夸詐之萌而戒告之也夸者必詐詐
者必夸二者常相因令齊人厭小忽近者夸也務大
圖遠者詐也惟夸故以小者近者為不足務以是而

務大圖遠則必以詐力行之矣此齊俗之所喜君子之所憂也故此篇則以三事爲比田甫田以比厭小務大之事思遠人以比忽近圖遠之心各言無者戒之也末言總角忽弁以比循序漸進而可至遠大者教之也言未幾突而者極言其易又以四兮字嘆咏之所以誘勸之也既一再諄切而戒之詩人之忠厚也當此之時齊猶未霸也其後齊霸而先詐力尚功利後仁義其原已見於此故君子之戒教時人也既

得遜之道尤得豫之法聖賢之學猶有存焉如此後
來儒者獨稱齊魯有以也夫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
其人美且偲
此與還略同但彼有自夸意此專譽人而已令令言
環聲重鋂言環形美言貌美詩惟此篇每章二句而
辭盡形容所謂工也
宋公築臺而民怨文王築臺而民樂齊宣王有囿而

民以為臺文王有囿而民以為靈事一也而憂樂異者其所以憂所以樂者不在臺與囿也舉事一循乎天理則臺文王之臺也囿文王之囿也舉事一循乎人欲則臺宋公之臺也囿齊宣之囿也天理人欲一分而民之喜怨隨焉安危治亂舉積諸此君天下者豈可不察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女子既嫁父母終無歸寧之義今齊子非以父母而歸只言歸而越禮之情可知又以見非桓公時事其為譏莊公無疑唯唯合前魚而言所以結也詩三章者有此體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

齊子遊敖

疾驅而往欲會之速也此言未會之情

馬和轡柔從容閒暇即杜甫麗人行後來鞍馬何逡巡之意豈弟即蓼蕭之孔燕豈弟言飲酒樂易耳此言既會而燕享之樂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

力故云以禦亂兮詩人行文借意既極工緻若又以東萊所論并所論君子偕老詩並觀尤見齊人譏刺之婉曲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以葛屨為興蓋取疊字與可以字相應又或當時有

者聞之而自反彼旣稱我之美且貴矣而乃謂我不相似此其故何哉是必儉有不中於禮者是以不似貴人耳於是默然有悟則不中禮之病庶乎其有瘳乎此使人悟意於言後豈非婉曲譏刺之工歟又之子不顯其名公路公族不一其職使當時魏人誦之者皆可以自反而自藥則詩之所教博矣

興特取二彼字相應所謂托興興辭全不相涉者此尤易見也

蓋彼非不知我憂乃不知我所憂為眞可憂耳然本不難知也是特未之思耳其謂蓋亦勿思者欲其思之也然祇言其勿思使人黙會此意於言後庶乎其誠能思而思則得之也此亦詩人之婉曲也兩言心之憂矣後辭切蓋重歎其不我知也兩言其誰知之後辭緩蓋轉言不難知也

此所興與所詠尤不相干不過託此起辭與前篇同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

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登山而望其親之所在因想像其親念已祝已之辭在外而常存此心則必能謹其身不登高臨危冒險犯患以貽其親之憂矣即此以觀其人則在家而能事親事兄也必矣故傳以孝子目之然行役者何遽至於死亡况孝子而有此患哉

今魏國之行役者皆有死亡之懼不惟己不敢自保雖父母兄亦不敢保其子弟也子弟之為此詩者其意苦其辭哀而其氣迫促此其魏國將亡之音歟然孝子之存心如此雖使不幸而死亦非己不謹之所致固不失其為孝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郊外鄉遂都鄙之地一夫受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既言寘河干又言河水清漣所以甚言其車之不得用也親自伐檀為車而寘河干言自食其力而窮餓

而互明又是一體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三歲貫女是必大夫之新得政者至於三歲亦已久矣其欲去也亦曰逝將與前篇之行與同皆有未忍

即去其君之意忠厚之道也末章末句變文所以

結也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